

唱我們的歌，讓歌成為我們

臺灣歌謠與東南亞

文——吳庭寬 作家

攝影——簡弘毅



透過歌曲的演繹，讓我們理解台灣與東南亞不曾間斷的往來經驗，透過相同的旋律，讓我們彼此共感。



活動
展覽

「那些我們的歌—台灣歌謠與東南亞」音樂會為「蕉風·雨林·跨境書寫：台灣與東南亞」特展的推廣活動，在八月夏日午後的臺文館開演，原定七十席的座位湧入近百位觀眾。臺灣文學館廖振富館長、蕭淑貞副館長、東南亞主題書店創辦人張正先生、廖雲章女士，也與觀眾同座聆聽觀賞。音樂會共分成「翻唱自東南亞歌曲的華語歌曲」、「翻唱自華語歌曲的東南亞歌曲」、「東南亞移民、移工創作的歌曲」三個單元，由在台工作、生活的東南亞新住民、移工等人擔綱歌曲演繹的角色。

翻唱自東南亞歌曲的華語歌曲

在華語樂壇中，東南亞歌曲被翻唱為華語、粵語、台語（廈語）等歌曲的起源很早，至少二戰後在台灣已有文夏演唱的〈曼卡灣蘇羅〉（台語）、在香港有潘秀瓊的〈梭羅河之戀〉（1957；華語）、鄭君綿、鄭碧影演唱的〈馬來亞之戀〉（1962；粵語）面世，以上三首歌曲都出自印尼歌曲〈Bengawan Solo〉。

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，大批原居上海的音樂工作者移居香港，香港於是繼承了上海，做為華語流行音樂中心的地位，影響力要到詞人 雋（1966）、作曲家姚敏（1967）去世，才逐漸式微。黃湛森（作詞人黃霑）提到這些音樂工作者也包括受過專業西方音樂教育的菲律賓籍樂師，對香港當時的歌舞廳、電影配樂貢獻極大。這個時期的華語樂壇與東南亞的互動頻繁，許多東南亞歌曲被翻唱，如顧媚翻唱泰國歌曲〈จุดยืนความรัก〉為〈相思河畔〉¹（1957-58）、崔萍翻唱印尼愛國歌曲〈Indonesia Pusaka〉為〈心戀〉（1961）。香港也成為東南亞華裔歌手發展演藝事業的重鎮，如為新加坡「歌舞皇后」莊雪芳發行唱片的「美亞唱片公司」，曾辦理「東南亞一流歌星大會串」活動。又如五〇年代自新加坡赴港發展的潘秀瓊，曾翻唱多首由方怱（陳蝶衣）填詞的印尼／馬來語歌曲，如〈巴里島〉²、〈白紗巾〉³等。而「麗的映聲」（亞洲電視的前身）提供的表演平台，以及其對演藝工作者的培訓，讓港產影視作品、得以延伸至東南亞市場。來自新、馬的莊雪芳、潘秀瓊、舒雲、以及印尼的艾慧娜⁴等人，也是早期翻唱東南亞歌曲為華語歌曲或粵語歌曲的重要媒介。

在台灣則有1962年於台視開播的「群星會」，提供歌手演唱傳播媒介。台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沈冬提到「每週播出兩次的《群星會》需要新歌，唱片公司與歌手也需要大量新曲，當需求超出了台灣作曲家的供應力，翻唱現成的外國歌曲乃成為不得不爾的選擇。」⁵ 翻唱曲如印尼的〈Sing Sing So〉（翻唱為〈星星索〉或後稱〈船歌〉）、越南的〈Nắng Chi è u"〉（翻唱為〈越南海邊夕陽下〉）、菲律賓〈Dahil Sa Iyo〉（翻唱為〈情鎖〉）等東南亞歌曲，都在這個時期出現於台灣樂壇。本次活動現場由印尼移工烏米（Umi Sugiharti）與臺灣夥伴演唱的〈Ayo Mama〉⁶ 及其翻唱曲〈愛情哪裡來〉也是這個時期的翻唱作品。

其他著名的東南亞翻唱曲，如1978年菲律賓Freddie Aguilar的〈Anak〉⁷，在台灣有江蕙、陳子



印尼移工烏米媽媽（Umi Sugiharti）演唱〈Ayo Mama〉、〈愛情哪裡來〉。

鴻演繹的閩南語版本〈愛著啊〉（2004）；印尼雙人樂團Bill & Brod的品〈Madu dan Racun〉⁸，則是膾炙人口的閩南語歌曲〈小姐請妳給我愛〉的原曲。1987年中華民國解嚴，台灣自二二八事件以來四十年的壓抑需要宣洩，「黑名單工作室」的首張專輯《抓狂歌》（1989）是為當時的標誌性作品，而〈抓狂歌〉的原曲實為泰國樂團อัสณี แอนด์ วสันต์ (Asanee-Wasan) 的〈ยินดีไม่มีปัญหา〉⁹，這首歌後來也被香港樂團草蜢翻唱成〈寶貝對不起〉（1993）。

翻唱自華語歌曲的東南亞歌曲

擁有廣大華裔人口的東南亞一直是台港之外最重要的華語音樂市場。早在六〇年代就有一些華語流行歌曲被東南亞歌手翻唱，而且相當流行，如Rita Zaharah的〈Bunga Sedap Malam〉¹⁰、Christine〈Air Mata Kekasih〉¹¹，不過大量的翻唱曲被生產出來，要等到七〇年代電視逐漸普及之後。

台灣戒嚴時期的歌曲審查制度，間接成就了華語樂壇與東南亞的交流。徐睿楷（Eric Scheihagen）研究¹²指出，「群星會」出身的姚蘇蓉，因公開演唱禁歌而遭吊銷歌星證，只好轉往香港、東南亞發展。「姚蘇蓉在海外走紅卻助長了台灣地區以外的華語流行歌曲產業，促使台灣

1. 〈จุดยืนความรัก〉（chut-yuen-khwam-rak）除了〈相思河畔〉外，至少還有華、粵、台語等十個翻唱版本。
2. 原曲〈Pulau Bali〉。
3. 原曲〈Sapu Tangan〉。
4. 艾慧娜（Ervinna）來自印尼東爪哇省泗水，活躍於七、八〇年代，在印尼本地是相當多產且知名的歌星。她也曾在新加坡、香港、台灣登台、發行唱片。
5. 陳熙遠、張哲嘉、周春燕等著，《交界與游移：跨文史視野中的文化傳譯與知識生產》。台北：麥田，2016。
6. 〈Ayo Mama〉為印尼摩鹿加（Maluku）地區歌曲，華文世界最早的翻唱版本出現於1962年台灣出品的歌舞片〈龍山寺之戀〉之插曲，而該片女主角為莊雪芳。〈出人頭地〉可能是電影公司為了擴大東南亞的銷路，而以東南亞原曲填入中文詞的例子（沈冬，2016）。〈Ayo Mama〉除了新加坡莊雪芳版本，亦有香港歌手鮑培莉〈哎喲！媽媽〉（1969）、台灣歌手青山〈愛情哪裡來〉（1969）等翻唱版本。
7. 〈Anak〉在香港有譚詠麟粵語版本〈孩兒〉（1979），以及莊奴填詞、鍾鎮濤演唱的華語版本〈你的影子〉（1979）。
8. 〈Madu dan Racun〉（1985）在華文世界先被李茂山翻唱為〈女孩你是我的愛〉（1985），後有葉瓊菱版本的〈分送寂寞和愛〉（1986），及羅時豐、王瑞霞所翻唱的閩南語版本〈小姐請妳給我愛〉（1992）。
9. Yin-Dee-Mai-Mee-Bpunhah，中譯：開心沒問題。
10. 原曲〈夜來香〉。
11. 原曲〈情人的眼淚〉。
12. 何東洪、鄭慧華、羅悅全等著，《造音翻土：戰後台灣聲響文化的探索》。台北：遠足，2015。

取代香港成為國際華語流行音樂產業的中心。」與「東南亞歌后」姚蘇蓉同時代的白嘉莉、崔苔菁、尤雅、鄧麗君等人，在東南亞的華裔社群間，多有知名度。尤其是鄧麗君，至少灌錄八十首印尼語歌曲，其中有大部分係由華語原曲填入印尼語歌詞，如〈月亮代表我的心〉在印尼被翻作〈Bulan Menjadi Saksi〉，這首歌在本次音樂活動上，也由台南在地印尼移工所組成的噹啞¹³樂隊「LARETA」所演出，原本抒情的曲調也被改編為使用爪哇手鼓的噹啞樂節奏了。

台、港流行音樂透過電影與電視劇的傳播路徑，在東南亞走紅。黃湛森評析六〇年代之時代曲時說道：「這些有『香港面貌』的歌曲，的範圍，遍及台灣、新加坡、馬西亞、印尼、越南和美加的華僑聚居地。連泰國、韓國這些非華語地區，也有把歌曲改為當地語言而一時的子。」¹⁴ 往後至近晚，陸續有許多歌曲依循此渠道，被引進東南亞，金庸與瓊瑤的劇集是這類翻唱曲的來源大宗。2001年於華視開播的《流星花園》，則開創另一個頂峰。其中Yuni Shara將片頭曲〈情非得已〉（庾澄慶）翻唱為〈Ku Takut Mencintaimu〉、片尾曲〈你要的愛〉（戴佩妮）翻唱為〈Cinta yang Kumau〉，至今仍是印尼年輕人琅琅上口的流行歌曲。

不過隨著科技的革新，電視、電影的影響力弱，被引進東南亞的華語歌曲，除了在過去國家管制嚴格、音樂產業發展程度尚低的緬甸、柬埔寨、越南等國，仍有大量的翻唱曲之外，在傳媒產業環境成熟的泰國、印尼、菲律賓等國家，與華語樂壇的互動已不如以往。值得一提的是這次由印尼歌手Via Vallen翻唱，結合噹啞樂與饒舌的爪哇語歌曲〈Sayang〉（2017），這首歌的旋律大家一定不陌生，即2000年劉若英的〈後來〉¹⁵。

移民工書寫、移民工創作

1990年開始，仲介婚姻盛行，新住民已形成台灣第五大族群，八〇年代末期開始，台灣也大舉引進東南亞移工。人的遷徙伴隨著文化的交流與互動，台北市勞工局自2001年舉辦「外勞

詩文比賽」，而2014年起則另有民間辦理的「移民工文學獎」，以遷徙經驗、懷鄉、勞動、在異地的所見所聞為題材的「移民工文學」，內容記錄、反映台灣當下的社會現實，如台灣家庭人倫關係的轉變、產業界底層的現況等。這樣的「書寫」，也表現在歌曲創作。

移民工相關組織的培力工作，時常也是生產創作的推手。如「南洋姐妹會」的〈日久他鄉是故鄉〉¹⁶ 最具代表性。又如印尼勞工協會「ATKI」（Asosiasi Tenaga Kerja Indonesia）、台灣國際勞工協會「TIWA」（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' Association）等組織成員，也有許多創作曲的產出。自台北南下參與音樂會演出的「The Mandalas」樂隊，原始團員為印尼移工在台聯盟「IPIT」（Ikatan Pekerja Indonesia Taiwan）的成員，當天演唱了2015年所發表的〈TMS〉¹⁷ 與〈Laraku〉¹⁸、以及新歌〈Resah denganmu〉¹⁹。〈TMS〉寫印尼移工、新住民聚集的台北車站；〈Laraku〉則是以2015年一位被船長等人虐待而引發敗血症致死的印尼漁工的事件²⁰ 為背景的創作；而〈Resah denganmu〉述說創作者與工廠雇主的衝突。

近年，台灣獨立樂團「薄荷葉」主唱林倩親身走進台中「第一廣場」²¹ 所譜寫的〈異鄉天堂〉（2016）、「張三李四」的閩南語歌曲〈想厝的時陣〉（2017）、客家音樂人黃瑋傑²² 與印尼移工、越南新住民合力創作的〈異鄉的夢〉、〈越鳥〉等，都顯示台灣本地音樂創作者，試圖



The Mandalas樂隊演唱自創曲。



演出者及與會的東南亞新住民、移工合唱〈甜蜜蜜〉。(攝影／簡弘毅)

透過創作，回應社會的現實。而東南亞語言、曲調、節奏、器樂的使用，也有助於為台灣大眾提供有別於主流觀點的視角，以對移工、新住民有更立體的看見。

讓歌成為我們

在音樂會最後，所有演出者及與會的東南亞新住民、移工，一同上台演唱〈甜蜜蜜〉。這首鄧麗君的經典作品，雖原為印尼民謠〈Dayung

Sampan〉，然而全場觀眾不分國籍、年紀，皆能哼唱其曲調，為「那些我們的歌—台灣歌謠與東南亞」音樂會畫下了完美的句點。流行音樂向來記載、傳遞著庶民社會的時代精神，而在這次活動中透過歌曲的演繹，除了讓我們理解台灣與東南亞不曾間斷的往來經驗，理解台灣做為移民社會的多元與包容之外，也期盼我們的歌繼續被傳唱，並讓這些歌曲成為我們彼此共感、以及生命的一部分。✎

13. Dangdut為結合印度、馬來、阿拉伯音樂特色的一種音樂類型，在印尼的發展尤為興盛。
14. 黃湛森（黃霑），《粵語 曲的發展與興衰：香港 音 研究(1949-1997)》，香港：香港大學，2003。
15. 原曲為Kiroro樂團〈未へ〉(1998)。
16. 收錄於交工樂隊《菊花夜行軍》專輯(2002)。
17. 「TMS」為「Taipei Main Station」（台北車站）的縮寫，印尼移工多以「TMS」指稱台北車站。
18. 中譯：我的痛。
19. 中譯：與你的不安。
20. 詳見報導者〈【走入印尼 | 懸案篇】未解的謎團：一名印尼漁工之死〉。
21. 台中火車站附近的東南亞商圈，第一廣場已於2016年07月31日掛牌更名為「東協廣場」。
22. 來自高雄美濃，其2015年作品〈天光。日〉曾入圍第26屆金曲獎最佳客語專輯與演唱人獎，並獲得第6屆金音獎最佳民謠單曲獎。